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

道光十八年戊戌正月庚辰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𡊮粵海關監督文祥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鄧廷楨等奏諭逐躉船並籌議拏辦窯口走私章程一摺現在躉船曾否開行務須確實查明令其全數回國毋稍逗留如敢將就了事日後經朕訪聞或被人糾參朕惟該督等是問至各項走私船隻尤須設法嚴拏期於根株淨絕等因欽此臣等詳核洋名圖冊中外諸洋以老萬山為界老萬山以外汪洋無際是為黑水夷洋非中土所轄老萬山以內如零丁

九洲等處洋面。是為外洋。係屬粵東轄境。其逼近內地州縣者。方為內洋。如金星門其一也。道光十年以後。停泊外洋夷船。往往於四五月間。以避風為名。駛入金星門寄碇。至八九月間。北風將旺。仍即移至零丁等洋停泊。自上年冬間。臣鄧廷楨與臣祁𡎴剴切禁諭。並於金星門安設礮位。調集兵船。極力防堵。本年即無夷船駛入。而停泊零丁等洋如故。從前躉船停泊外洋。巡洋員弁皆稱往來不定。無有言其確數者。臣等於上年通飭水師巡船查明數目。並有無來去緣由。按旬具報。始據查明久住之船實二十五隻。以㖶咭唎所屬之港腳為多。此外則咪唎堅。咈㘓哂。

嗬囒小呂宋嗹國各有三四隻及一二隻不等即間有或
去或來者大率不踰此數本年自欽遵
諭旨嚴飭洋商及領事義律遣令回國以後惟八月間經巡洋守
備具報嗬囒國叻嗲㖿船一隻起碇駛出老萬山夷洋而
去其餘各船挂帆起碇東徙西移然總未駛出老萬山以
外察其情形雖不敢抗違亦不免觀望總緣事非一年船
非一國鴉片雖干例禁而在彼亦係重貲奸夷惟利是圖
不肯棄貨於地無非輾轉騰那以冀苟延時日又經嚴飭
總商伍紹榮等勒限諭遣去後旋據稟覆該領事義律仍
不能切實登答詢之各國夷商僉以躉船非伊等所置力

難相逐等情。是其彼此諉卸。仍復意在逗留。臣等伏查向
例。夷人遇有抗違之事。即應封艙示懲。似此罔利心堅。遲
疑不決。自應將買賣暫行停止。以絕其希冀之心。惟通商
國數甚多。躉船僅止數國。仍應確查以分涇渭。俾免良夷
向隅。現經諭飭該總商等。速將向來通商共有若干國。其
有躉船之國。實在共有若干。詳查稟覆。以憑分別核辦。仍
令剴切再向在省夷商。諭以此案疊奉
大皇帝嚴旨。萬不容稍涉諉延。置身事外。如再聽其遷延觀望。定
即封艙停止買賣。各國以貿易為生。衆商載貨前來易貨回
國。斷不肯輕擲貲本。守候誤時。且內地大黃茶葉瓷器湖

緣。為各國必需之物。溯查嘉慶十三年。及道光九年十四年內。因夷人滋事封艙。旋據顲請開復。此各國不能不仰息中華。前事有可覩者。今以封艙惕之。或不致任聽躉船固執。自誤營生。如果翻然警悟。陸續開行。自可照舊相安。毋庸另計。設敢始終違抗。惟有隨時相機辦理。臣等現復咨會水師提臣關天培一體督飭巡洋舟師。設法妥為驅逐。務須察其動靜之勢。申以震疊之威。固不許以息玩誤公。尤不得以鹵莽肇釁。庶期於事有裨。伏思躉船寄泊外洋。日用所需。全資內地。向有瀕海匪徒。常以小艇裝載食物器具。冒作漁船。潛往售賣。名為辦艇。奸夷賴此接濟可

以久居。誠能斷此接濟之途。或可漸收廓清之效。臣等前已嚴拏窯口走私各匪犯。俾免紋銀出洋。鴉片入口。現又督飭堵捕辦艇。毋許往來洋面。杜其接濟。該夷無可覬覦。又無可倚賴。事窮則變。勢所必然。似亦截流清源之法。現已據大鵬營暨香山協縣先後禀報。拏獲辦艇四起。匪犯二十八名。起有雜貨等物。均經提省從嚴審究。其紋銀鴉片兩項。除前經拏獲大影匪犯劉賜林陳亞二丁亞三等各案外。計自本年春間起。至十一月下旬止。陸續報獲共三十起。匪犯一百四十四名。紋銀八千六百六十一兩零。番銀三千二十七兩零。鴉片煙泥三千八百四十二斤。當

將各犯分別飭發審辦銀兩充賞煙泥燒燬究出窯口所在亦經查封飭緝在案竊計臣等極力拏辦已及一年固不敢謂竟有成效然以省城現在情形而論紋銀價值甚賤而奸民向夷船購買鴉片從前每箇價值洋錢三十餘圓者近止須十六十八圓不等且起獲私運銀兩多有洋銀在內似亦紋銀出海較難夷人減價賤售兼收洋銀之明證如此堅以持之久而勿懈總以截獲紋銀堵拏辦艇為第一要義似於阜財除弊之道未為無益

硃批依議認真辦理

閏四月辛巳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臣惟

皇上宵衣旰食。所以為天下萬世計者。至勤至切。而

國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勢積漸。一歲非一歲之比。其故何在。

考諸

純廟之世。籌邊之需幾何。

巡幸之費幾何。修造之用又幾何。而上下充盈。號稱極富。至嘉慶以來。猶徵豐裕。士大夫家以及巨商大賈。奢靡成習。較之目前不啻霄壤。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嗇耶。臣竊見近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也。蓋自鴉片流入中國。我

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特設明禁。然當時臣工亦不料其流

毒至於此極。使早知其若此。必有嚴刑重法。遏於將萌。查例載。凡夷船到廣。必先取具洋商保結。保其必無夾帶鴉片。然後准其入口。爾時雖有保結。視為具文。夾帶斷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紈袴子弟。習為浮靡。尚知斂戢。嗣後上自官府搢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煙具。為市日中。

盛京等處為我

朝根本重地。近亦漸染成風。外洋來煙漸多。另有躉船載煙不進虎門海口。停泊零丁洋中之老萬山大嶼山等處。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

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各省州縣地丁漕糧。徵錢為多。及辦奏銷。皆以錢易銀。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鹽俱係錢。交課盡歸銀兩。昔則爭為利藪。今則視為畏途。若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臣每念及此。輾轉

不寐。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鴉片。所以塞之之法。亦紛紛講求。或謂嚴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固也。無如稽查員弁。未必悉皆公正。每歲既有數千餘萬之交易。分潤毫釐。亦不下數百萬兩。利之所在。誰肯認真辦理。偶有所獲。已屬寥寥。況沿海萬餘里。隨在皆可出入。此不能塞漏卮者一也。或曰禁止通商。拔其貽害之本。似也。不知洋夷載入呢羽鐘表。與所載出茶葉大黃湖絲。通計交易不足千萬兩。其中沾潤利息。不過數百萬兩。尚係以貨易貨。較之鴉片之朴。不敵數十分之一。故夷人之著意。不在彼而在此。今雖割棄粵海關稅。不准通商。而煙船本不進口。停泊大洋。居

為奇貨。內地食煙之人。刻不可緩。自有奸人搬運。故難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此不能塞漏卮者二也。或曰查拏興販。嚴治煙館。雖不能清其源。亦庶可遏其流。不知自定例以來。興販鴉片者發邊遠充軍。開設煙館者照左道惑人引誘良家子弟例。罪至絞候。今天下興販者不知幾何。開設煙館者不知幾何。而各省辦此案者絕少。蓋緣粵省總辦鴉片之人。廣設窯口。自廣東以至各省。沿途關口。聲勢聯絡。各省販煙之人。其資本重者。窯口沿途包送。關津胥吏容隱放行。轉於往來客商藉查煙為名。恣意留難勒索。其各府州縣開設煙館者。類皆奸猾吏役兵丁勾結故

家大族不肖子弟。素有聲勢。於重門深巷之中。聚衆吸食。地方官之幕友家丁。半溺於此。未有不庇其同好。此不能塞漏卮者。三也。或又曰開種罌粟之禁。聽內地熬煙。庶可抵當外夷所入。積之漸久。不致紋銀出洋。殊不知內地所熬之煙。食之不能過癮。不過興販之人。用以攙和洋煙。希圖重利。此雖開種罌粟之禁。亦不能塞漏卮者。四也。然則鴉片之害。其終不能禁乎。臣謂非不能禁。實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無吸食自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請

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給一年期限戒煙。雖至大之癮。未有不能斷絕。若一年之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係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於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必不願受刑而死於市。推

皇上明慎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告訐。必至波及無辜。然吸食鴉片者。有癮無癮。到官熬審。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雖大怨深仇。不能誣枉良善。果係吸食。究亦無從掩飾。

故雖用重刑。並無流弊。臣查余文儀臺灣志云。咬𠺕吧本輕捷善鬬。紅毛製造鴉片。誘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國竟為所據。紅毛人有自食鴉片者。其法集衆紅毛人環視繫其人竿上。以礮擊之入海。故紅毛無敢食者。今入中國之鴉片。來自噶喇吧等國。其國法有食鴉片者以死論。故各國祗有造煙之人。無一食煙之人。臣又聞夷船到廣。由盜邁經安南邊境。初誘安南人食之。安南人覺其陰謀。立即嚴刑示禁。凡有食鴉片者死不赦。夫以外夷之力。尚能令行禁止。況我

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雖愚頑之沈溺既久。自足以發聵振聾。

但天下大計。非常情所及。惟

聖明乾綱獨斷。不必衆言皆合。誠恐畏事之人。未肯為

國任怨。明知非嚴刑不治。託言吸食人多。治之過驟。則有決

裂之患。今寛限一年。是緩圖也。在

諭旨初降之時。總以嚴切為要。

皇上之旨嚴。則奉法之吏肅。奉法之吏肅。則犯法之人畏。一年之

內。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藉

國法以保餘生。未食者亦因炯戒以全身命。此

皇上止辟之大權。即好生之盛德也。伏請

敕諭各省督撫嚴切曉諭。廣傳戒煙藥方。毋得逾限吸食。並一面

嚴飭各府州縣清查保甲。預先曉諭居民。定於一年後。取
具五家鄰右互結。仍有犯者。准令舉發。給與優獎。儻有容
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之人。照例治罪。至
如通都大邑。五方雜處。往來客商。去留無定。鄰右難於查
察。責成舖店。如有容留食煙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現任
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為犯
法之事。應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孫不准考
試。地方官於定例一年後。如有實心任事。拏獲多起者。照
獲盜例請
恩議敘。以示鼓勵。其地方官署內官親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獲

者。除本犯治罪外。該本管官嚴加議處。各省滿漢營兵。每伍取結。照地方官保甲辦理。其管轄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衙門辦理。庶幾軍民一體。上下肅清。無論窮鄉僻壤。務必布告詳明。使天下曉然於

皇上愛惜民財保全民命之至意。向之吸食鴉片者。自當畏刑感德。革面洗心。如是則漏卮可塞。銀價不致再昂。然後講求理財之方。誠天下萬世臣民之福也。

諭內閣。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一摺。著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

丙申。江南道御史周頊奏。伏查近年來鴉片充斥。紋銀出

旨查禁在案。臣愚以為漏卮之出無已。固宜嚴刑峻法。以杜塞於將來。而元氣之虧已多。尤當扼要審機。以復還其既往。查外夷於內地茶葉大黃。數月不食。有幹目塞腸之患。甚至不能聊生。視鴉片之可用藥解除。其為害之輕重懸殊也。內地人民不盡食鴉片。而茶葉大黃為外夷盡人所必需。其取用之多寡又懸殊也。乃外夷以無用害人之物。尚能遂執中國之利權。豈中國以有用益人之物。而不能轉移外洋之銀幣。未嘗揣度情勢。輒藉口於積重難返。使中國失制用生財之道。是誠計慮未周。以致防維不立也。應請

旨敕下沿海各督撫悉心熟計。於外夷置買茶葉大黃。酌定價值。
祇准以銀交易。不准以鴉片暨奇巧洋貨抵交。至各省出
產茶葉大黃地方。應如何稽查轉運。設立票據。歸沿海地
方官員兼管。一併妥議章程。奏明辦理。無滋流弊。儻有內
地奸民私販出洋。減價售賣。亦應嚴立科條。俾知警懼。如
此設法辦理。既絕紋銀偷漏之弊。而外夷之巧詐不萌。復
持財貨轉移之權。而中國之元氣可復矣。再查絲斤出洋。
例有明禁。而外夷無此不能織造羽毛大呢等貨。歷年私
行交易。久無稽核。亦應明定例價。與茶葉大黃一律辦理。
於理財之道尤為賅備。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內地人民不盡皆食鴉片。而茶葉大黃為外夷晝人必需之物。請酌定價值。祇准以紋銀交易。不准以鴉片及洋貨抵交等語。自鴉片流毒中國。紋銀出洋之數。逐年加增。以致銀貴錢賤。地丁漕糧鹽課因而交困。若不及早防維力圖籌復。將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於國計民生大有關繫。所奏似屬可行。著鄧廷楨怡良會同豫堃揣時度勢。密計熟籌。於復還財用之中。隱寓震懾外夷之意。其各省出產茶葉大黃地方。應如何稽查轉運。設立票據。歸沿海地方官員兼管。及絲斤出洋一律辦理之處。著即悉心籌畫。妥議章程具奏。不得任聽屬員。率以積重難返為詞。一味因循沮撓不辦。原摺

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鄧廷楨怡良。並傳諭豫堃知之。

五月丁未。

盛京將軍寶興奏。准戶部咨開。閏四月初十日。內閣奉

上諭。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一摺。著盛京吉林黑龍江

將軍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欽此。仰見

皇上軫念民生諄諄下問之至意。查鴉片流入中國。近害則耗民

財。遠害則傷民命。貽患無窮。非嚴行懲辦。固不足以化愚

頑。前因山海關拏獲夾帶煙土之案。奴才欽奉

諭旨。飭令妥議章程以清弊竇。除海口店道。隨時密派員弁設法

查拏外。所有興販煎熬窩留裝載胥役包庇得規賣放各

條以及地方官巡海委員失察處分均擬照本例加等治

罪於二月十七日具奏奉

硃批該部議奏在案尚未奉到部文惟前奏專指奉天一省而言

亦未議及吸食罪名查吸食鴉片煙本例罪止枷杖其不

指出興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應請嗣後於本例上加二

等與前議各條均作為各省通例夫吸食鴉片罪止近軍

科條已不為不嚴若謂罪以死論方能禁止天下豈無犯

死罪者乎蓋王道本乎人情嚴刑重犯定於習染未徧之

初奉行無所窒礙今則吸煙者幾徧天下此法定後儻仍

視為具文是徒為胥役添一詐贓之路如果認真查拏竊

恐不可勝誅。況事不可舍本而圖末。煙船縱不由海口明入。而停泊必有一定馬頭。卸載必有一定店口。易於拶拏。非同吸煙之衆。散處各省。難於稽查可知矣。巡洋員弁。皆係文武職官。兵役亦係現食糧餉。易於號令。非同吸煙之衆。品類不齊。難於禁止又可知矣。不求其易而求其難。是舍本而圖末。可乎。近來除京師間辦一二吸煙之案。去年山海關拶獲煙土一案。各省辦煙案者寥寥。此不懲之實據也。總之有治人無治法。各省督撫將軍。誠能嚴飭所屬。並照定例實力奉行。一年之後。若煙船依然偷入興販。吸食依然毫無忌憚。理之所必無也。方今

皇上躬崇節儉。而國用民生未見充裕。必有耗財之處無疑。然奴才

愚昧之見。財之耗。不盡耗於外夷也。戶口之衆。百倍當年。天地生財祇有此數。日用飲食之需。一人有一人之用。其勢使然也。即出洋之紋銀。亦不盡屬之鴉片也。聞閩粵兩關。不惟羽呢鐘表近年來者甚多。一切奇巧玩好。無所不有。此皆易銀之物。況報關納稅之船。十之三四。偷漏賣放之船。十之六七。全在有海口之督撫監督。嚴立勸懲。妥用得人。使貨物不能偷入。紋銀不能偷出。則國用日充。民生自裕。

山東巡撫經額布奏。臣惟杜弊必絕其根源。用法宜權其

輕重。查黃爵滋原奏。以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議請將食煙之人定以死罪。因係為因時懲創起見。然舉奸民之興販以相衡。似於根源猶未能盡絕。輕重猶未能悉協也。蓋欲嚴吸食鴉片之罪。原因其漏銀外夷。第彼買食之人。不能與外夷交易。非有興販者販煙進口。則天下斷無食煙之人。非有興販者運銀出洋。則天下即無漏銀之事。律以漏銀之罪。則興販實為厲階。查定例。興販鴉片煙枷號一箇月發近邊充軍。為從杖一百徒三年。買食者罪止枷杖。不將販賣之人指出罪應滿徒。重興販而輕買食。定例原有深意。若將食煙之人擬以死罪。而興販之犯轉從輕

典。不特輕重倒置。有失情法之平。且恐吸食者衆。誅不勝誅。興販者轉得販運如故。於禁銀出洋仍無裨益。或以為無吸食自無興販。嚴吸食者以死罪。殺一即可以懲百。原無待盡人而誅。且於一年之後。始照新例辦理。未嘗不予以自新之路。似亦補偏救弊之方。殊不知食煙之人。絕煙幾同於絕食。既未絕其買食之路。即難保無買食之人。謂峻法之下。民皆知畏。從此買者無人。興販自絕。竊恐事難逆料。即如强盜搶殺放火等犯。重者斬絞。輕則遣軍。立法未始不嚴。而此等案件仍所常有。夫盜刦等項。有事主鄰保告發。而犯者且無顧忌。況食煙之人。多在深房密室。雖鄰

右亦難周知。將欲挨查搜索。則胥役之擾累堪虞。若責令鄰右舉發。而鄰右本未習見。安能隨時訐發。徒啟藉端訛索挾嫌刁告之風。亦非政體所宜。夫為政之道。譬猶治水。欲遏其流。當塞其源。使僅嚴其吸食而犯者仍衆。何如嚴懲興販。俾無可食之煙。查奸民興販鴉片。蹤跡雖密。其運銀出洋。販煙入口。以及轉販各省銷售。海口津關。層層均須歷過。以視食煙之深居密室者。較易稽查。如果海關員弁實力稽查。則外無偷越之路。各省地方認真訪辦。則內無轉販之人。責任既專。防範自密。如以稽查員弁未能悉皆公正。利之所在。恐有包庇賄縱。則此等貪劣之員。照法

營私更為

聖世所不容。若不嚴懲賄縱之員。而徒嚴懲食煙之人。尤非正本

清源之道。查嘉慶十八年。刑部議奏侍衛官員買食鴉片

煙罪名一摺。欽奉

諭旨。鴉片煙一項。由外洋流入內地。蠱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禍與

鴆毒無異。奸商嗜利販運。陷溺多人。皆由各處海關私縱偷越。

前曾降旨令各省海關監督等。嚴行查禁。乃數年來迄未遏止。

並聞各海關竟有私征鴉片煙稅銀者。是竟導奸民以販鬻之

路。無怪乎流毒愈熾也。著再嚴敕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等省沿

海各關。如有奸民私販鴉片煙冒禁過關。一經拏獲。將鴉片煙

立時拋棄入海。奸商按律治罪。儻各關監督等陽奉陰違。私收稅課。著該督撫實力查參。將該監督先行革職。由驛具奏。朕必從重懲治。其各處輾轉運販之徒。並著五城順天府步軍統領衙門及各直省督撫等。一體嚴查。按律究辦等因。欽此。仰見
睿慮深遠。洞悉弊源。恭繹
仁宗睿皇帝明諭。益見查禁鴉片煙在懲奸民之興販。嚴海關之禁令。舍此二端。別無良法也。惟是法輕易犯。日久懈生。遂致有名無實。今欲杜絕其害。必先申嚴例禁。查鴉片煙透入內地。漏銀出洋。罪在興販。而興販之犯。又較少於食煙之人。治之尚易為力。此等奸徒。較之偷運米穀出洋濟匪

者。其情尤為可惡。偷運濟匪定例罪應絞決。而興販鴉片煙原例。首從罪止軍徒。似覺情重法輕。不足以昭懲創。且興販煙斤有多寡之不同。若將積慣大夥興販。與零星小犯。同一科罪。亦覺無區別。應請嗣後拏獲興販鴉片煙人犯。除訊係輾轉販賣為數無多者。照例定擬外。其沿海積慣大夥興販。及雖係偶然販賣。而數至一千兩以上者。即從重擬以死罪。惟興販罪名既擬加重。而買食之罪仍照原例。究屬失之過輕。並請將食煙之人。分別官民。各於原例上酌加一等治罪。以昭平允。至各省海口津關。原以稽查違禁貨物。今鴉片煙自外夷流入中國。漏銀出洋。奸民

出入關口。行所無事。是非關口員弁兵役徇庇賄縱。斷不

至此。伏思

朝廷設官分職。大小相維。原所以防奸杜弊。今作奸舞弊者。轉出自在官之人。則民愈將玩法。查定例。官員失察鴉片煙進口一百斤以上。僅止罰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至五千斤。僅止分別降留降調。其得規故縱者。止革職完結。夫失察之處分輕。則員弁視為無關緊要。勢必將驗放盤查之事。一概委之胥役兵丁。而兵丁人等皆得夤緣為奸。得規包庇之罪輕。則不肖員弁。必有貪圖重利甘受吏議者。臣愚以為法行自近。而察吏務嚴。現當嚴禁煙販之際。若不

先嚴官吏處分。恐無以儆貪玩而振頹廢。應請嗣後拏獲興販鴉片煙人犯。務向嚴究係由何處進口。何處進關。如查係該關口員弁得規故縱。即將該員弁革職治罪。該管上司監督一併從重議處。即僅止失察。亦請於現行條例上分別加重議處。如能實力查拏。破獲興販者。即請酌予優敘以示鼓勵。至各省輾轉販賣之人。責成地方文武各官實力查拏。其獲犯甄敘。及失察賄縱。叅處治罪。亦照海關員弁之例分別辦理。如此懲勸兼施。庶奸犯日漸稀少。關政可期肅清。食煙者欲買無從。不待嚴刑禁止而自可禁絕矣。

戊申。山西巡撫申啟賢奏。伏查鴉片煙流毒蔓延。為害日甚。鴻臚寺卿黃爵滋所奏。敷陳剴切。不為無見。然臣獨惜其未審情勢而過用峻刑也。又惜其治流而不澄源也。外夷以鴉片煽惑中國之人。引誘吸食。以易金錢。當時諸臣不能為

國遠慮。既未奏請立法嚴杜於始。泯棼胥漸。沾染彌滋。乃因銀出外洋之多。歸咎吸食鴉片之眾。督責犯者置之大辟。而反置勾通外夷設館興販之人於不論。是猶懲潰防決隄之水。不為之塞其來源。而徒致力於杯杓。欲其流之涸也得乎。原奏之意。豈不曰火烈民畏。故鮮死焉。寬以一年

之限。示以治癮之方。何患不革。不知愚民偷息目前往往不顧其後。食煙業已得癮。雖欲不食而不能。彼見設館依然。興販依然。妄冀嚴法之設未必即行。縱使必行。亦思倖免。且治癮之方。效與不效。尚未可知。假使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效。真使販首就戮乎。臣愚以為當嚴定設館興販之罪。而吸食鴉片者。照依原奏。令各該地方官廣傳戒煙藥方。勒限飭戒。儻仍不悛。酌增罪名。刑之無赦。使天下曉然於此法之立。為保全民命而設。行仁育於義正之中。而漏卮亦不期塞而自塞矣。謹酌擬四條。為我

皇上陳之。

一向夷船買運煙土。宜從重治罪也。伏思夷船載運鴉片
煙土而來。若非奸徒賄通海口員弁兵役。斷難流入內地。
此等匪徒。向例止照興販擬軍。轉輕於開館誘食之條。不
足以示懲儆。臣愚以為欲塞漏卮。在嚴海禁。查例載。奸徒
將米穀雜糧偷運外洋接濟奸匪者。擬絞立決。應請嗣後
奸民向夷船買運煙土者。即照運米出洋濟匪例。擬絞立
決。如海口關隘員弁兵役得規縱放。與犯同罪。贓重者以
枉法從重論。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並不行監察之
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
一職官及官親幕友家丁人等。吸食鴉片煙。宜加重治罪

也。伏思職官為閭閻風化之原。衙署乃莅政辦公之所。均為庶民觀感所由。且法行自近。必須官署無食鴉片煙之人。方能查拏販買吸食之犯。定例。職官及在官人役買食鴉片煙。僅加一等治罪。而失察衙署內官親幕友家丁人等吸食鴉片煙。作何議處。亦無明文。查官署買食鴉片煙。與賊犯偷竊衙署。同一玩法。應請嗣後凡官親幕友家丁人等在衙署內買食鴉片煙者。比照偷竊衙署之例。擬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職官有犯。發新疆充當苦差。永不敘用。其本官失察衙署內官親幕友家丁吸食者。交部嚴加議處。

一開設鴉片煙館引誘吸食之例。宜加嚴也。伏思引誘吸食鴉片。同於邪教惑人。是以向照邪教惑衆例擬絞。若公然開館。則明目張膽。其情尤為可惡。其跡直同强盜。應請嗣後開設鴉片煙館引誘吸食者。即照强盜律。將同財合夥之人。不分首從。皆斬立決。其受雇傭工者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一在內地販賣鴉片煙。宜加嚴也。伏思內地販賣。固較輕於向夷船載運。然無此等匪徒分售。不致蔓延為害。且無此等匪徒私銷。則食者無從購買。可不禁而自絕。此等匪徒。亦與邪教害人無異。應請嗣後在內地販賣鴉片煙者。

即照邪教傳徒之例實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為奴為從照向例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以上四條力禁海洋載運以塞來源重懲官署吸食以示準則嚴開館之條不令煽誘加興販之罪俾免流傳若能絕此四端則愚民無引誘之具有觀感之心而出洋之銀亦無由而加增抑臣更有請者海洋設禁原嚴中外之防擿伏懲奸惟在公明之吏應請

敕下沿海各將軍督撫確察情形申明紀律清查澳甲以杜濟匪慎重船政以絕通夷務使水陸文武互相鈐制協力稽查隨時遴委公正大員悉心訪察信賞必罰力破因循迴護

之習。並請
諭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提鎮府尹。嚴飭所屬文武實力查拏。以絕
根株而彰
國憲。
已未。湖廣總督林則徐奏。伏思鴉片流毒於中國。紋銀潛
耗於外洋。凡在臣工。誰不切齒。是以歷年條奏。不啻發言
盈廷。而獨於吸食之人。未有請用大辟者。一則以
大清律例早有明條。近復將不供興販姓名者由杖加徒。已屬
從重。若徑坐死罪。是與十惡無所區別。即於五刑恐未協
中。一則以食者太多。有不可勝誅之勢。若議刑過重。則弄

法滋奸。恐訐告誣攀賄縱索詐之風。因而愈熾。所以論死之説。私相擬議者未嘗乏人。而毅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流毒至於已甚。斷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頹波。非嚴莫濟。竊謂治獄者。固宜準情罪以持其平。而體

國者。尤宜審時勢而權所重。今鴉片之貽害於內地。如病入經絡之間。久為外邪纏擾。常藥既不足以勝病。則攻破之峻劑。亦有時不能不用也。夫鴉片非難於革癮。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況行法在一年以後。而議法在一年以前。轉移之機。正繫諸此。書所謂舊染污俗。咸與維新。傳所謂火烈民畏。故鮮死焉者。似皆有合

於
大聖人辟以止辟之義。斷不致與苛法同日而語也。惟是吸煙之輩。陷溺已深。志氣無不昏惰。今日安知來日。當夫嚴刑初設。雖亦魄悚魂驚。而轉思期限尚寬。姑俟臨時再斷。至期迫而又不能驟斷。則罹法仍多。故臣謂轉移之機。即在此一年中。必直省大小官員。共矢一心。期於必收成效。永絕澆風。而此法乃不為贅設。茲謹就臣管見所及。擬具章程六條。為我
皇上敬陳之。

一煙具宜收繳淨盡。以絕饞根也。查吸煙之竹桿謂之槍。

其槍頭裝煙點火之具。又須細泥燒成。名曰煙斗。凡新槍新斗。皆不適口。且難過癮。必其素所習用之具。有煙油漬乎其中者。愈久而愈寶之。雖骨肉不輕相讓。此外零星器具。不一而足。然尚可以他具代之。惟槍斗均難替代。而斗比槍尤不可離。遇無槍時。以習用之斗配別樣煙桿。猶或遷就一吸。若無斗即煙無裝處。而自不得不斷矣。今須責成州縣。盡力收繳槍斗。視其距海疆之遠近。與夫地方之衝僻。戶口之繁約。民俗之華樸。由各大吏酌期定數。責以起獲。示以勸懲。除新槍新斗。聽該州縣自行毀碎。不必戮計外。凡漬油之槍斗。皆須包封黏貼印花。彙冊送省。該省

大吏公同當堂啟封毀碎無論此具或由搜獲或由首繳或由收買皆須覈作州縣功過之數若地方繁庶收繳寥寥者立予撤參如能格外多收亦當分别奬勵

一此議定後各省應即出示勸令自新仍將一年之期劃分四限遞加罪名以免因循觀望也查重典之設原為斷吸起見果能人人斷吸亦又何求各省奉文之後應由大吏發給告示徧行剴切曉諭自奉文之日起扣至三箇月為初限如吸煙之人於限內改悔斷絶赴官投首者請照習教人首明出教之例准予免罪然投首非空言也必將家藏煙具幾副餘煙若干全行呈繳到官出具改悔自新

毫無藏匿甘結。加具該鄰保結。立案報查。如日後再犯。或
被告發。或經訪聞。訊實加倍重辦。其二三四限之內投首
者。雖不能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減輕。惟不投首者。一經
發覺。即須加重。蓋四時成歲。三月成時。氣候不為不久。果
知畏法。儘可改圖。若仍悠忽遷延。再三自誤。揆以誅心之
律。已非徒杖所可蔽辜。除初限以內拏獲者。仍照原例辦
理外。其初限以外。四限以內。未首之犯。拏獲審實。似應按
月遞加一等。至軍為止。其中詳細條款。並先後投首如何
減等。首後再犯如何懲辦之處。均請
敕部覈議施行。似此由寬而嚴。由輕而重。不肖之徒。如再不知悔

懼。置請死地。誠不足惜矣。

一開館興販。以及製造煙具各罪名。均應一律加重。並分別勒限繳具自首。以截其流也。查開館本係死罪。興販亦應遠戍。近因吸食者多。互相包庇。以致破獲者轉少。今吸煙既擬重刑。若輩豈宜末減。應請一體加重。方昭平允。但澆俗已深。亦宜予以自新之路。請自奉文之日起。開館者勒限一月。將煙具煙土全繳到官。准將罪名量減。如係拏獲。照原例辦理。地方官一月內辦出者。無論或繳或拏。均免從前失察處分。儻逾限拏獲。照新例加重。自獲之員減等議處。其興販之徒。路有遠近。或於新例尚未聞知。不能概

限一月投首。應請酌限三箇月內。不拘行至何處。准赴所在有司衙門繳煙免罪。若逾限發覺。亦應論死。其繳到之煙土煙膏。限同在城文武。加用桐油。立時燒化。投灰江河。匿者與犯同罪。至製造煙具之人。近日愈夥。如煙槍固多用竹。亦間有削木為之。大抵皆煙袋鋪所製。其槍頭則裹以金銀銅錫。槍口亦飾以金玉角牙。閩粵間又有一種甘蔗槍。漆而飾之。尤為若輩所重。其煙斗自廣東來者。以洋瓷為上。在內地製者。以宜興為高。恐其屢燒易裂也。則亦包以銀錫。而發藍點翠。各極其工。恐其屢吸易塞也。則又通以鐵條。而矛戟錐刀不一其狀。奇技淫巧。競相傳習。雖

照例懲辦。而製造如故。應請概限奉文一月內。將所製大小煙具。全行繳官燬化免罪。並諭煙袋作坊瓦器窯戶。以及金銀銅竹木牙漆各匠。互相稽查。如逾限不首。及首後再製。俱照新例重辦。其裝成槍斗可用吸食者。即須論死。保甲知情不首。與犯同罪。

一失察處分。宜先嚴於所近也。文武屬員有犯。該管上司於奉文三箇月內查明舉發者。均予免議。逾限失察者。分別議處。其本署戚友家丁。近在耳目之前。斷無不知。應勤限一箇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據實舉發。即是有心庇匿。除犯者加重治罪外。應將庇匿之員即行革職。

本署書差有犯。限三箇月內查明懲辦。逾限失察者。分別

降調。

一地保牌頭甲長。本有稽查奸宄之責。凡有煙土煙膏煙

具。均應酌令查起也。挾仇訐告之風。斷難保其必無。但能

獲贓。即有證據。且起一件便少一害。雖初行之時。亦恐難

免滋擾。然凡事不能全無一弊。若果吸煙者懼其滋擾而

皆決意斷絕。正不爲無禆也。至開館之房主。及該地方保

甲。斷無不知之理。若不舉發。顯係包庇。應與正犯同罪。並

將房產入官。

一審斷之法宜豫講也。此議定後。除簡僻州縣犯者本少。

即有一二無難隨時懲辦外。若海疆商賈馬頭及通衢繁會之區。吸食者不可勝數。告發既多。地方有司日不暇給。即終日承審。而片刻放鬆。則癮已過矣。委人代看。則弊已作矣。是非問罪之難。而定讞之難也。要知吸煙之虛實。原不在審而在熬。熬一人與熬數人數十人。其工夫一耳。且專熬一人。容或有弊。多人同熬。轉可無弊。譬如省會地方。擇一公所。彙提被控被拏之人。委正印以上候補者一員往審足矣。不必多員也。臨審時恐其帶藥過癮。則必先將身上按名嚴搜。即餅點亦須敲碎。然後點入封門。如考棚之坐號。各離尺許。不准往來。問官亦祗准帶一丁兩役隨

身伺候。不許擅離。自辰巳以至子丑。祇須靜對。不必問供。而有癮之人情態已百出矣。其審係虛誣者。何員所審。即令何員出具切結。儻日後別經發覺。惟原審官是問。

壬戌。黑龍江將軍哈豐阿奏。伏思中國銀價遞增。實由漏銀出洋之弊。誠有如黃爵滋所奏者。奴才籌思洋船出入。責成沿海武職大員。遴委副參等官。嚴巡海口。訪拏扒龍快蟹。盤查夷船。如有夾帶鴉片煙者。立即逐出外洋。不准入口。其交易夷船商賈。責成督撫。專派道府大員隨時稽查。某商置買夷船何項貨物。價銀若干。每若干銀作為一包。黏貼印花。發給出洋包數執照。夷船出口。仍令巡海副參

等官盤查。驗照放行。如有不符。立即稟報。該督撫提集商
人審訊。必得偷買違禁之貨。儻有疏漏。致被發覺。將該省
稽察文員。及巡海武職。從重治罪。如有賄縱。則加以查抄。
如此辦理。庶幾漏銀之弊。漸可剔除。至所奏吸食鴉片煙
者。定限一年。如限外仍有吸食者。論以死罪。查例載。興販
鴉片煙者。枷號一箇月。發近邊充軍。開設鴉片煙館引誘
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衆擬絞。買食鴉片煙者。杖一百枷
號兩箇月。仍令指出販賣之人。查拏治罪。如不將販賣之
人指出。即將食煙之人照販賣為從例。杖一百徒三年等
語。是

國家定例不為不嚴。夫民可以德化難以刑齊。國家設立州縣等官。原為牧民。而一州縣所轄地面無幾。兼有佐貳等職。如果平日認真教導。則禁黠之民。尚可化為良善。況吸食鴉片者乎。地方各官如能事事認真。豈有置買煙具。為市日中。隨在吸食。窯口包送。開設煙館等事。鴉片禁令。實不在罪之輕重。在於不行嚴拏也。夫吸食鴉片者。必有購煙來路。如有拏獲之案。則訊其相傳吸食之由。追其買自何處。窮究細詰。必能得其根株。而興販奸商亦難漏網。且洋船夾帶鴉片。亦必責與巨商。其尋常鋪商。斷不能買自外夷。若能拏獲吸食之人。究出販煙奸商。加以

重罪則治一可以警百矣如此認真嚴拏鴉片之弊雖一時不能盡除亦可漸弭其風至所陳五家鄰右互結一條居民貧富不一平日各謀其生即有奸人偷吸亦必在於深屋良民焉知其祕如取具五家互結有犯一併治罪似覺累及良善礙難施行至所奏吸食者論以死罪一節若

誠不顧

聖朝徒有嚴刑之虛名而無禁奸之實效地方各官誠能實力嚴拏則吸食之習自弭又安用加以死刑其吸食鴉片論以死罪之處請毋庸議至搢紳旗人及在官人役吸食之

條請

旨敕部再行從嚴加等定例。以昭炯戒。

己巳。大學士署直隸總督琦善奏。臣查黃爵滋原奏。以內地銀價之昂貴。由於紋銀之出洋。而紋銀之出洋。由於鴉片之流毒。均屬實在情形。伏思

國家休養生息。垂二百年。生齒日繁。則物力日耗。錢則隨時鼓鑄。尚有增多。銀則並無出產之源。愈分而愈見其少。此即黜奢崇儉。猶恐支絀時形。況近來洋貨盛行。益增耗費。推原當日外夷通商之意。

天朝大體。不過略示羈縻。初非利其貨物。乃從前司事諸臣。不能杜漸防微。以致玩好之物。充斥天下。雖積習驟難挽回。

而除弊當先太甚。鴉片煙戕人軀命。貽害尤深。自應妥議
章程。嚴行飭禁。原奏以興販鴉片。由於吸食人多。欲將吸食
之人。概置重典。並寬以一年之限。使之自新。計慮未嘗不密。
第立法貴乎平情。而懲惡在於誅首。天下未有不清其源
而能遏其流者。今以鴉片而論。若不販自外洋。各省何從
吸食。即原奏所稱。亦謂鴉片貽害。在於偷漏紋銀。以紋銀
出洋論之。非特吸食者散在各省。不與外夷交通。即各省
之輾轉販賣者。亦未必與外夷交涉。所與外夷交涉者。粵
東之囤販耳。取其煙土以轉售於各省。出其紋銀以偷漏
於外洋。此鴉片之來源。厥罪實為魁首。且囤販之户。即有

黨與斷不能如吸食者之多吸食者日漸蔓延難以數計扼要之策似當嚴拏囤販重法懲辦以絕根株乃不治其少而治其多欲將吸食之人概行論死其販賣者又將何以加焉原奏意謂一年之內十已戒其八九雖曰殺之實以生之果如所言豈非刑期無刑之善策特此等吸食之人往往迷而不悟且一經斷癮即致戕生旣希圖茍且於目前更妄冀將來之倖免未必肯果於自戒彼時誅之旣不可勝誅不誅則法立不行益至無所顧忌至謂吸食官員於本身治罪外仍當禁其子孫考試以吸食之人而錮及子孫比於倡優隸卒似覺擬不於倫且亦非罪人不孥

之意又謂清查保甲責成鄰右鋪店稽查取具五家保結舉發者給予優獎不舉發者照例治罪無論奸徒訛詐吏胥騷擾不可勝言人情無積怨深仇孰肯致人於死吸食者之貽害愚民未必深知一經舉首即致大辟以常情論之當無不心存惻隱法愈重則掩飾愈工而發覺愈難此必然之勢也況知而不舉固屬干犯科條而斯民苟存惻隱之心尚可驗民風之厚若誘之以優獎惕之以嚴刑致令紛紛告訐雖親屬不得相容勢必訟獄繁興民氣日澆與明刑弼教之原不無牴牾臣愚以為

聖朝寬大不事竣法嚴刑而積習因循惟在令行禁止查定例

興販鴉片煙者發近邊充軍。買土熬煎售賣者發邊遠充軍。開設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絞監候。吸食者罪止枷號。不將販賣之人指出者杖一百徒三年。職官及在官人役買食者加一等。推原例意。重興販售賣開館引誘而輕吸食之人。自以其止於自殘。並非侵損於人。罪不致死。本係衡情定法。惟同一興販。而其中實有不同。有一鄉一邑之興販。有一省數省之興販。而循流溯源。則以交通外夷偷漏紋銀出洋之囤販為最重。若不論其興販之大小。與情罪之重輕。一概擬軍。在小販固足蔽辜。而首惡實覺情浮於法。似應與開設煙館之人。一律均置重典。其例應擬軍

之販賣人犯留之內地仍恐故智復萌似應從重發往新疆至現任文武官員有化導禁約之責迥非齊民可比乃竟從而吸食尤屬玩法妄為亦應從重發往新疆永不敘用應請

敕下刑部酌定條例頒示遵行拔本塞源庶外夷之毒物內地無販賣之人而吸食之風自止惟有治人無治法尤在實力奉行臣與藩臬兩司悉心講求各省之不能實力查拏總由於地方官之迴護處分蓋一經拏辦未獲認真之獎已罹失察之愆非惟累及前官並且身膺吏議是以瞻徇顧慮相率不前今欲使販售鴉片及開設煙館并官吏軍民

之吸食鴉片者。無不破案。非絕其瞻顧之念。而誘以獎進
之方。恐難冀其得力。可否仰懇
天恩。責成地方官實力查拏。一切關津隘口。歷任地方文武及本
管官失察處分。概予寬免。仍按其獲犯之多寡。罪名之輕
重。尤為出力者。量予升階。其次出力者。量給議敘。如有不
肖官弁。通同兵役。得規庇縱。應請
旨照枉法贓律加等治罪。其兵役得賄縱放。該管官毫無覺察者。
亦仍治其失察之咎。功罪分明。勸懲並用。而禁令可期必
行矣。至兵役妄拏無辜。藉端訛索。亦勢之所不免。尤在地
方官隨時訪察。有犯必懲。則於查拏之中。嚴杜流弊。庶法

行而民不擾。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

道光十八年戊戌。六月乙亥。護理湖北巡撫張岳崧奏。

查黃爵滋原奏。鴉片之入中國。每歲各海口耗銀數千萬兩。以天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欲禁其害。必須加重罪名。其意嚴吸食之罪。自不致興販之多。限一年之期。使寬以求生之路。揆諸尚書怙終賊刑之訓。左傳火烈民畏之言。非此不足以警惕愚頑。埽除惡俗。果能使一年之內。有怵惕改悔之心。則一年之外。自不致有繁刑黷法之弊。惟奉行能否盡善。日久能否不弛。威替者固無可畏之威。而法盡者更無可繼之法。有不能不慮及者。良以慎刑明

罰。必審其輕重之宜。彰信兆民。當究其推行之道。查吸食
鴉片之例。罪止杖徒。開館售賣者。罪始論絞。原以吸食者害
僅其身。開館者害延於衆。例意極為明允。今如重吸食之
罪。至於論辟。則興販開館者。罪無可加。至一年之限。原冀
其畏法知戒。然戒者十之八九。尚屬可行。儻戒者十僅二
三。彼冥頑之徒。未必不苟延觀望。至一年限滿。如法則誅
不勝誅。不如法則令反其令。於治體似覺有妨。而中外無
以示信。臣愚以為
國家因時制宜。原有窮變通久之道。如或變而窒礙。似宜酌
而守中。或原例法輕易犯。不足示儆。可否將罪名酌從加

重查鴉片之害。與邪教惑人。事異而情同。請將吸食者比照各教會名目收藏經卷例。擬邊遠充軍。興販者。比照拜師傳徒例。擬發烏嚕木齊。開館者。仍照邪教惑眾律。擬絞候。巡弁兵役賄縱者。從重擬情實。文武官得贓者。厥罪維均。失察者。褫職議處。如此。庶輕重有倫。咸知儆畏。其禁戒之方。臣嘗擬論四條。中有逐日遞減之法。既不費財。亦不至因癮傷生。試之多有效驗。似尚簡便易行。至於修內禁者。當以嚴吸食為先。禦外來者。仍以嚴海口為要。原奏以鴉片利重。弁兵差役趨利若騖。查察為難。然兵役由官管束。如法令先不能行。即吸食亦難查拏。或謂海口紛歧。巡

查未易。然盤踞必有其地。接送必有其人。如果實力奉行。自不致因循養惡。且夫查禁之嚴於各省者。隨地異宜。因俗設禁。不能強同。臣謹就廣東售賣最盛之地陳之。即廣東一省。今昔異勢。內外殊形。難以拘執。臣謹就現在外洋形勢之要陳之。查廣東十餘年來。盤踞售賣鴉片者。為喳唄嚹吔二夷。銀送夷館。給與夷單。謂之寫書。總辦轉售者謂之窯口。現在情形。亦復無異。此雖近在省垣。但人煙稠密。蹤跡詭秘。反難查拏。至於外洋雖寬。必有進口處所。往年多售於澳門。自前督臣阮元等獲囮戶葉恆樹嚴辦後。乃移售黃埔。邇來查拏加嚴。復移於新安縣境之零丁洋。該

洋由澳門遠望可見。凡夷船之帶鴉片煙者。港脚為多。暎咭唎則十之二三。其船來粤。過老萬山至零丁洋。每用另船剝載。名曰鴉片躉。剝載後夷船始行入口。以避盤查。並有將凡重稅貨物剝卸偷漏者。至鴉片躉終年停泊。而內地匪徒為之護送者。曰快蟹船。亦名扒龍。其船中水手眾至數十人。往來如飛。兼備礮械。又有為躉船接濟米糧牛羊等物。俾可久泊者。為內地之漁船。臣愚以為查拏之要尤在乎此。應請

旨嚴敕督撫及海關監督。凡夷船到粤。即催促進口。毋許在外洋停留剝載。以杜偷越。違者不准開艙售貨。亦不准置貨歸

國。彼必畏懼。至鴉片躉每有數船終年泊零丁洋者。嚴查所帶何貨。因何久泊。驅逐開行。儻藉辭風色不順。仍復逗留者。尤當設法查禁。查虎門為水師米艇住泊之所。距零丁洋不遠。米艇本有巡洋之例。請

旨敕督撫及水師提督。查看夷躉多寡。每躉船撥米艇二三號。慎選叅遊以上大員之公正穩練者。分船管駕。並派同通以上賢員一同巡查。不時抽換。在於夷躉左近。犄角聯絡以牽制之。彼開亦開。彼泊亦泊。米艇各帶小船。或即捕獲之快蟹船。撥派精兵。駕駛於躉船之前後左右。晝夜梭巡。遇有快蟹及漁船來往。即四面兜捕。如敢抗拒。准開礮轟擊。

獲犯交地方官嚴辦。捕獲多者。奏明將官弁兵役優敘厚賞。不能捕獲及賄縱者。從嚴科罪。如此信實必罰。嚴絕護送接濟。彼夷躉不能售其奸。久將自去。如已遠颺。仍防復至。前年曾有夷船遊弈閩浙江南各省洋面者。即是此船。故應嚴為設防。毋令竄入。至快蟹船並無別用。徒為盜資。當嚴拏禁。其漁船應行編號。稽察出入。均查禁所宜亟講者。臣查前督臣盧坤選派副將秦裕昌等。拏獲梁顯業販賣船。起出鴉片土萬餘斤。格殺生擒者數十人。並按治窯口姚九歐寬等。籍產入官。此風稍戢。誠能常如此認真辦理。查於停泊之夷躉。則洋面有扼要之方。嚴於接護之內

匪。則奸夷無串通之路。鴉片既止。其他偷漏可以胥絕。而
關稅益充。海口既嚴。不但銀幣不患漏巵。即洋氣永靖。禁
吸食者遞增罪名。不滋流弊。嚴巡邏者堅明約束。毋託空
言。內外交修。本末兼備。或於
國計民生稍有裨益。
丙子。吉林將軍祥康奏。竊遵查鴉片之禁。
國家設法定例已極嚴備。而終不能斷絕。以致漏銀出洋。歲
愈加多。患在其來源未塞。其流毒未淨也。如黃爵滋所奏
食煙者處死。不免矯枉過甚。且法不及眾。亦非為治大體。
又稱緩限一年斷癮。竊恐癮大者苟延因循。暫救立時之

死。不顧未來之刑。雖逾限而癮終不能斷。又稱曉諭居民鋪店。五家互結。第思小民止能自保其家。鄰右買食鴉片。或在深夜。或匿臥室。出入無時。行蹤詭祕。為其鄰右者何能日夜根尋。知其有無買食。若令出具互結。恐勢有不行。徒滋煩擾。亦非安民之道。此原奏所稱食煙者處死及緩限斷癮。並五家互結之不可行也。竊思禁絕吸食鴉片。其要在變通舊法。申明定例。實力奉行。其法有二。首在力絕來源。各省近洋守口弁兵。向在本省撥派。兵係土著。員弁亦多久住本省。易於聯絡賄通。且近洋各省弁兵。鮮有不吸食鴉片者。既利其煙。復貪其賄。則巡查奉為虛文。斷絕

非其所願。是以在官查禁之人。即為包庇偷漏之人。此欲斷絕鴉片。猶之以油潑火。勢不能熄。應請變通防守舊章。於夷船未到之先。有海口各省督撫調取無海口鄰省弁兵。赴洋守口。並調取武職大員一二員。總司督查。以專責成。每年換防一次。歲以為常。概不用本省弁兵。去其吸煙熟手。則奸匪勾結為難。且易於剔除積弊。雖他省亦有漸染吸煙之習。不過浮華子弟。以及遊蕩匪徒。而弁兵吸煙者究少。於撥派之際。責成該上司逐加詳查。其有無煙癮不難立辨。該弁兵既不吸煙。無所迴護。且換防弁兵初到海口。煙匪亦難賄通。必能實力查拏。並飭於零丁洋中禁

止夷船停泊。其扒龍快蟹等船。盡行查拏。以杜偷運。如守口弁兵。有勾通夷船及境內煙匪包庇偷漏。無論煙斤多寡。即比照境內奸細走透消息不分首從皆斬律量減問絞。計贓重者。以枉法從重論。正法之日。在於該汛口梟示。督查武職大員僅止失察者。交部嚴議。若知情故縱。與弁兵同罪。海關家丁胥役有犯。照守口弁兵一律問罪。海關監督亦照督查武職大員分別失察故縱議辦。其能拏獲

煙斤者。係官送部引

見以應升之缺儘先升用。係兵丁以應得之缺儘先拔補。仍分別賞給翎頂以示優獎。如此變通設法。則鴉片之來源可塞。吸食者

無從購覓。此力絕來源之一法也。鴉片之源既塞。猶恐網
或有疏。不無偷漏。又在廓清流毒。查鴉片之流行。始於囤
積包攬運送。繼而有興販。有吸食。甚至有開館者。應請申
明定例。俾眾共知。其囤積包送。實為害首。與開館引誘同
一流毒。厥罪維均。應將囤積包送者。亦照開館例問絞。其
興販及吸食者。仍照定例分別治罪。責成文武各官。凡有
管地面之責者。認真查拏。如有奉行不力。致鴉片在境興
販吸食者。別經發覺。將該鄉甲兵役嚴究。照失察花會例
治罪。有受賄包庇者。計贓以枉法論。該文武各官分別從
嚴議處。並官員中有吸食者。許屬下訐告。審實確有證據。

不加以干犯之罪。將該官員從嚴叅處。兵民中有吸食者。許其互相舉發。首告之人免罪。將該兵民照例治罪。官員既不吸食。必能實力嚴禁。其文武各官有能自行訪拏囤積興販吸煙者。免其失察處分。仍從優議敘。如此激發勸懲。則查拏可期認真。俾囤積包送開館者無所遁匿。興販吸食者無從見買。而鴉片之風自息。此廓清流毒之一法也。先塞其源。復絕其流。庶夷煙無自而來。則漏銀之弊自絕。再漏銀之處。不專在鴉片一端。向有洋錢進口。易換紋銀出洋。雖屢經禁止。恐日久懈生。不免有貪利之徒。潛藏偷換。應請

敕下有海口各督撫一併嚴行查察則漏銀之禁益加周密而銀

價自漸平矣

己卯安徽巡撫色卜星額奏伏思鴉片煙流毒中國嚴禁

嚴查其風轉熾查禁之有名無實黃爵滋原奏言之甚詳

夫市海外害人之物耗中土有用之財以致銀短價增錢

賤物貴民生

國計關繫匪輕誠不得不重食煙之禁俾留養命之資也惟

積重之勢非大力莫能回苟非峻法嚴刑令之仍不行禁

之必不止或恐習染太眾誅之不勝其誅不知人之患莫

大於死尤莫慘於刑白刃在前雖飲食可使立斷以饑渴

猶愈於刑也。況斷此不必果死耶。且嗜此者皆狡黠之徒。善於趨避。今誠見罪名甚重。查拏甚力。改悔之期限甚寬。利害分明。誰不早自爲計。其悍然不顧。以冀倖逃法網者。類皆玩法莠民。無可姑息。或疑法重情輕。非

盛朝寬大之政。殊不知開設鴉片煙館。例應擬絞。已有明條。今若推廣例文。定以年限。是導其自新之路。非遽加以不測之刑。辟以止辟。其保全者正未可量。即就安徽而論。大江之中。上下貨船。往往夾帶烟土。乘機售賣。既有銷煙之處。必多吸食之人。非不隨時懲辦。總難日就肅清。乃自本年五月初三日接准部咨。民間亦有風聞。不但賣者潛蹤。食

者亦加斂跡一旦申明定例風行草偃更可知矣雖皖江腹地與閩廣江浙近海者不同然大烈民畏其理固然
聖主乾綱獨斷封疆各吏具有天良力挽閭閻頹潋之風仍體
覆載生成之德是在權時勢盡心力而為之耳抑臣更有請者原
奏專重吸食畧於興販自非拔本塞源之意竊思吸食者驕奢淫蕩尚非侵損於人罪且論死若興販者挾貲出海為夷人代銷毒物貽害同類實為中國之蠹比之開設煙館厥罪更甚
命下之日應令沿海各地方官嚴拏夷販之船人贓務獲不分首從立正典刑海濱梟示先為食煙者立此標榜亦足以破奸

回之膽。而寒嗜好之心。庶治本不遺其末。清源亦節其流矣。

陝西巡撫富呢揚阿奏。竊查黃爵滋原奏。以禁通商種罌粟兩端。不能塞漏。所議誠是。至稱興販不能杜絕。煙館難以稽查。請設重典以制食煙之人。臣不能無議焉。夫鴉片之禁。仰蒙

仁宗睿皇帝及我

皇上諭敕嚴辦。至再至三。部臣議立科條。首重興販開館引誘原為拔本塞源之意。今一切悉仍舊例。獨嚴買食之條。意謂食者絕而販者可盡。不知流毒已深。縱使寬限一年。而此

輩苟安嗜好於目前。罔顧生死於他日。竊恐限滿之時。誅之不可勝誅也。所議五家鄰右及通都大邑鋪店責令保結查察。固發奸摘伏之一法。然犯者將罹重辟。鄰里鄉黨又何肯舉發以置之死地。更難保所謂五家者。非即同一嗜好之人。原奏謂海口員弁不足信。豈鄰右鋪戶人等皆可信乎。臣愚以為禁民為非。法不嫌於稍峻。而大烈民畏。不必定在死刑。且吸食者自戕其身。販運開館者漁利以殺人。律貴誅心。亦不宜偏重食煙之罪。應請首嚴海口之禁。以杜其源。次加興販及開館罪名。以遏其流。再懲吸食之人。以警其沈迷。查定例。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

者。擬絞監候。係照邪教惑眾論罪。則買食之人。甘蹈邪僻。亦應與被誘習教同科。至鴉片之流毒。興販者實為厲階。原例僅照收買違禁貨物擬軍。亦覺稍輕。其應如何加重。如何分別等第。設立科條。請

旨敕下刑部推廣成例。從嚴定議。又造賣煙具。作何治罪。節次部議亦未議及。可否比照造賣賭具科斷之處。亦應聽部一併覈議。不僅於是也。鴉片之禁已非一日。其風不熄而愈熾者。非立法之不嚴。實稽察之不加。查夷船載運煙土。至廣東黃埔老萬山二處停泊。內地奸商分設窯口接運。其大宗由海運至福建浙江江南山東天津關東各海口。而

各海口又各有專司收囤轉販之户。其由內河興販至南
北各省。盈箱累罰。載以舟車。實繁有徒。即以陝西而論。其
自河南山東來者。入潼關。並同州府屬之太慶關。自湖北
來者。入商州之龍駒寨。及興安府屬洵陽縣之蜀河。又零
星分聚於各府州縣。大抵他省亦多有入境之處。是興販
者確有來蹤。不難稽查。而開館者則咸在通都大邑。更不
能掩人耳目。如果各省大吏督率僚屬認真查緝。何至不
可遏絕。臣以為既加各犯之罪名。更須嚴各官之處分。應

請

敕下吏兵二部。將各海口並各省關口及地方文武照舊例分別

失察故縱。再行嚴定處分。其能捕獲者。分別人數斤兩酌予議敘。俾各知儆知奮。自可有犯必獲。有獲必懲。弊源悉清。民生日裕。而有用之資財。不作無益之銷耗矣。

庚辰。漕運總督周天爵奏。竊聞除天下之患者。當先視天下受病之源。而權其輕重緩急之宜。不失其先後次第之序。持之甚力。而行之以久。然後能已天下之害。而元氣不致傷損。今天下受鴉片之害。誠如黃爵滋所陳者。但重法一言。可行於未嘗滋蔓以前。不可行於毒徧天下之後。且只可行之於官。而不可徧行之於民。民之犯者滿天下。且積至數十年。一旦治之過急。所謂縱之已深。操之太蹙也。臣

愚以為鴉片之害天下。如癰疽之害於人身。迨其毒已徧
體。善醫者必先護其心絡。而後散消其支體。俾毒漸消漸
滅。歸於一處。然後拔本塞源。一旦已之而人不覺其苦。此
救病之法。今天下
盛京京師。猶人之心絡也。雲貴川陝。猶人之四肢也。山東山
西。猶人之兩臂也。其受毒來自粵閩。可謂疽生於足。而毒
延於腑臟。蓋人人知其病之所在而不能猝拔者也。臣以
為禁煙必先自
盛京京師始。禁之之法。尤必自九門始。九門之關吏胥役不
足恃也。每門派一廉幹御史。以破案之多寡。為御史之功

過。獲其煙土。即行正法。蓋此犯十倍於用藥迷人之罪也。置之重典也。固宜。而海口為鴉片出入之門。禁海口先自
天津始。尤先自
盛京之海口始。以御史領之。隨以本省之員弁。不染此習而又嚴幹者。酌帶百餘名之兵。一有拏獲。塗以桐油。入官銷燬。以其他貨充賞。即以其人正法。俾賣者與買者一無倖脫。如是。則他口岸亦必有喪膽之勢矣。自直省而山東而江蘇。而浙江。查其海口。逐漸而南。是必有破案者矣。又必以破案為拏查認真之的據。其空言搪塞。飾言淨絕者。皆作弊之人也。罰以三月不獲一案為斷。宜擯斥之終身。如

是則北數省之來源可斷絕矣。其陸路則自河南山陝四川雲貴之通衢阻隘之地禁之。其搜查之嚴。一依水路之法。夫能先禁

盛京京師之不有此土。然後及於直隸山東河南川陝甘肅雲貴廣西之數省。數省之弊清。然後及於兩湖江西。蓋兩湖江西為煙土出入之門户。其大彩煙犯動輒百十成羣。猶如私梟之出沒。器械森然。人視死而如歸。皆會匪也。必河南山西山東川陝雲貴一切水旱通衢都會之地。先堵塞其出路。使之無所走洩。然後聚此百十成羣者而殲之。此猶人之癰疽。護其心絡。既不致於內攻。而肢體流蔓之

毒。亦必使之縮而歸於受病之處。而一身之元氣漸復矣。元氣復。然後全行注意於閩粵。又必集他省之兵力。以援兩省陷溺之民。其操縱之法。先禁中華大黃茶葉勿使出洋。思捐數十萬之商稅。以塞數千萬之漏卮。迨夷人哀懇乞命。不敢有一勺之土流入中國。而後誅其首禍者數十人。翦除漢奸數十百輩。乃開一面之網。弛大黃茶葉之禁。然仍須出洋有節。予奪在我。則夷人陰毒之計。必不敢施矣。凡此皆塞源之法。固無待一年之限而不可緩者也。至於絕流。則在施之有漸。而治之有等。其一切禁止之法可寬於民。而不可寬於官。蓋官者治民者也。不能正己。乃先以

身試法。致其毒流天下。其造孽大矣。是故官先無犯。乃能
禁一署之人。一署之人禁。則所涖之人皆可得而禁。黃爵
滋所奏。現在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
之人為犯法之事。應照常人加等。此議似屬可行。又地方
官於定例一年後。如能實心任事。拏獲多起者。照獲盜例
請
恩議敘。以示鼓勵。竊謂拏獲平人吸食者。照死罪減等。改為邊遠
充軍。地方官亦毋庸議敘。如拏獲興販開館及窩家賣土
之人。宜加以死罪不赦。所捕之地方文武拏獲三起者。照
獲盜例請

恩議敘。其大小各官署內官親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獲者。除本犯加等治以死罪外。本管官以溺職論革職。自行檢舉者無論。各省滿漢營兵犯者。加等治以死罪。其約束之法。照地方保甲辦理。其管轄失察照大小各衙門辦理。如此嚴於治官吏。官吏無犯。而庶民之犯者少矣。如必一律治以死罪。既予以一年之限。人人未必盡知也。即知之。儻或視為具文。安得人人誅之。是責地方以必不能辦之事。適以長其欺隱諱飾而已。凡此皆絕流之法。在權其省分受病之重輕。或限以一年。或限以二年。而法在必行。又不可過急者也。要之生民流毒。皆生於安逸驕樂。伏念我

國家厚澤深仁。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百姓身無傜役。鑿井耕田之外。鼓腹而遊。而晏安鴆毒。自貽伊戚。此中患已深。乃反諱疾而忌醫。斯民之冥頑亦甚矣。然失此不治。將為錮疾。伏願

聖明乾綱獨斷。不可以關稅小利。而忽天下休戚之大計。不可以目前之安。而忘數十年以後置之之慮。不可俯徇姑息之見。而忘人民夭折耗喪之多。發強剛毅而必行之。天下將有莫不震疊者矣。

壬午。湖南巡撫錢寶琛奏。竊思鴉片煙之流入內地日盛一日者。其故有二。一則獲罪輕而犯之者易。一則獲利重

而趨之者多。以致蔓延日久。流毒愈深。甚而至於每年紋銀出洋數千萬兩之多。以中華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誠有如黃爵滋所奏者。若不急求禁遏。弊將不可勝言。

臣查原奏請嚴治吸食之罪。從重論死。此誠扼要之論。且予限一年。並非不教而誅。尤為寬嚴得當。抑臣更有請焉。今之吸食者。弊之流也。而興販者。弊之源也。若無興販何由吸食。故一二起興販之數。即數十百家吸食之數。此其較然者也。定例興販者擬軍。吸食者杖枷。不將販賣之人供出者問徒。而獨嚴開設煙館之條。定以繯首之罪。因其引誘貽害。特從重典。不思開館之煙。皆得自興販之手。與

販不至。則開館者無煙可銷。是興販情罪較重。而立法轉輕。殊不足以懲禍始。今既請將吸食之犯從重擬以死罪。自應一并將興販之犯。於開設煙館絞罪上。加重問擬。似於情法兩得其平。至謂煙販行蹤詭祕。查緝為難。則應責成地方官督率兵役認真辦理。未有不可破獲者。蓋近海省分。既有窯口總辦等名目。縣營兵役斷無不知其蹤跡。其餘各省。亦均有積慣煙犯出沒其間。應於各處關隘城廂。密派兵役實力查拏。如地方文武員弁果能首先緝獲多起。請照獲盜例分別從優議敘。兵役人等。以獲犯之多寡。定獎賞之重輕。儻有得規包庇。與犯人同罪。官弁失於

覺察。從嚴察處。如此明定章程。庶來源得以衰息。而積痛

不難斷除。

己丑。河南巡撫桂良奏。臣查鴉片煙流入中土。其初不過沾染海隅。近則上自官紳士夫。下逮商賈工役。效尤吸食。相習成風。終日沈酣。廢時失業。若不於此時嚴行禁遏。勢將胥天下之編氓丁壯。盡為委靡不振之徒。野有游民。

國無勁旅。是漏銀出洋。已屬無窮之患。而戕賊生靈。其害尤鉅也。黃爵滋所請予限一年。有犯論死。實為切中時弊。欽

惟我

皇上深恩厚澤。溥海涵濡。原不欲此等玩法小民。遽爾加之重辟。

然法輕易犯。火烈民畏。有非常之害者。必以非常之刑治之。今天下沈迷鴉片煙者多矣。非嚴刑峻法。無以挽此頹風。果能如黃爵滋所奏。嚴定科條。通頒曉諭。在已食者或不能保其一時淨盡。而未食者斷可信其必無自投法網也。況寬限一年。予以自新之路。處死於一年之後。而定例於一年之先。民雖至愚。怵於限外之必死。未有不震驚惕厲。痛自改悔者。是名為殺之。而實以生之。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此寓仁於法。以殺為生。實今日急則治標之要藥也。原奏尊

國衛民。力除積害。已屬周備。無可贊議。惟就臣管見所及。為

原奏所無者酌議十條恭候

聖裁。

一夷船到粵。應令澳門同知查明驗放以專責成也。查夷船外洋行駛。操縱自如。一至廣東內洋。沙水深淺莫測。全賴澳門同知衙門人役帶領。方能進口。名為引水。夷船若無引水。斷不敢進內貿易。應請嗣後外夷貨船行抵粵東內洋。即由澳門同知親往查明。船內係何貨物。如無夾帶鴉片煙土。始准引水帶領進口。如引水不待本官查驗。私自帶進。或澳門同知不加約束。任其私帶。分別革職治罪。

一紋銀出洋。鴉片進口。應責成水師營大小官弁認真巡

拏也。查向來水師官兵。專司巡緝海洋盜賊。於夷船貨物
交易。從不過問。今既申嚴禁令。凡奸民向夷船剝運鴉片
及私載紋銀出洋。均難逃水師官兵耳目。應請
敕下水師提鎮大員。分段派撥官兵。認真巡察。如能於該管境內
拏獲紋銀鴉片。即將巡拏出力員弁。隨案奏請
恩施。兵丁從優獎賞。儻失於覺察。或知情賄縱。別經發覺查明經
由何處。將該處官兵分別嚴議治罪。

一粵東廣貨挑擔。應嚴行禁絕也。查粵東洋呢羽毛等類。
各省均有商人販運。原不藉肩挑擔負。今粵省廣貨挑擔
不下數千人。分出各省。名為零賣呢羽。而實則皆係興販

鴉片之徒。結隊成群。到處貨賣。地方官視為慣常。不加查詰。而若輩陰以售其煙土。應請

敕下各省督撫轉飭地方官。將境內廣貨挑擔。概行逐令回籍。不許再行出省挑賣。儻經此次示禁之後。粵省行店仍以貨物發給挑賣。即將該行店封禁入官。庶興販煙土亦可杜絕矣。

一粵東快蟹船隻。宜先行裁汰也。查粵東海口。向有艇船。不用篷檣。健兒數十輩。各持木槳。行駛如飛。原係奸民護送違禁貨物。名為快蟹。後粵省因此船行走輕便。明知帶有禁物。不能追拏。因即倣照其式。自行製造。亦名快蟹船。

當時原為追捕匪船而設。乃製造之時。並不分別官私。又不將匪船禁革。以致官私船隻式樣相同。愈滋淆混。且聞設立官船以來。拏獲匪徒禁物。甚屬寥寥。更恐假公濟私。或竟包送紋銀鴉片。藉官船為護符。貽害於地方者更大。

臣愚沿海設有礮臺營汛。到處又有巡船。節節均可兜拏。本無待快蟹船趕逐。應請將官設快蟹船先行裁汰。並嚴禁沿海各處。不許有快蟹名目。將舊日快蟹船概行拆毀。儻有不遵。復敢以快蟹船在海面遊弈。許舟師嚴拏治罪。則包送之弊可以絕矣。

一洋船夾帶鴉片煙進口。及奸民興販煙膏。開設煙館。夫

察之各關監督。及汛口地方文武各官處分。應一律加嚴

也。查定例。鴉片煙進口。及煎膏開館。文職地方官及巡查

海口委員失於覺察。一百斤以上。罰俸一年。一千斤以上。

降一級留任。五千斤以上。降一級調用。原例僅止地方文

職查口委員。而於各關監督失察過關。未經議及。臣思鴉

片煙過關進口。原許兵役搜查。何致漫不經心。任其夾帶。

即興販煙膏。開設煙館。亦無難就地查拏。乃現在流毒愈

熾。懲辦甚少。未始非處分過輕。易於玩忽。今吸食鴉片煙

者。既擬重辟。所有各省失察過關之監督。進口之員弁。以

及經由之地方文武各官。處分均應一律加嚴。俾此後獲

到煙犯。即可追究經由蹤跡。據實參處。

一粵東沿海礮臺。宜遴派文武大員不時巡查也。查海疆礮臺。本為禦暴而設。祇以海洋平靜。守臺兵丁一無所事。風聞各處礮臺守兵。竟有勾通沿海奸民窩藏違禁之物。如夷船之鴉片一時不能進口。往往寄頓於礮臺左近。該兵丁與奸民探知官兵巡緝稍疏。陸續載運。而巡洋官兵因係本境礮臺。從不過問。應請
敕下粵省督撫遴派公正道府大員。不時巡察。如有前項情弊。即將守臺兵丁。照通賊例論斬。梟示海疆。以昭炯戒。

一嚴禁紋銀出洋。應先於內地節節稽查也。查各省商賈

運銀至外省置貨。或貨物銷售後。運銀回籍。少則數萬兩。多則數十萬兩。來蹤去路。本屬分明。惟與販鴉片煙土。蹤跡殊為詭秘。然煙土賣畢之後。其銀不能不送出口。與其杜絕於海口。不如稽查於內地。臣擬各省商賈起運銀兩之時。先將何項貨銀運往何省行走何路赴地方官詳細報明。該地方官即填給印照。發交收執。沿途關津驗照放行。一面詳明本省督撫衙門。分咨沿途關口。及所往省分。彼此查察。如果銀數路徑。與原報相符。各衙門胥吏毋許稍有留難阻滯。倘銀數中途參差。或行走省分。與原報舛錯。或所運銀兩。並無票照。許所在官司截留報究。如查係販

煙銀兩。即將本人按例治罪。銀兩全數入官。如此層層查察。俾賣煙之徒。念銀兩難以出口。自不敢肆意興販矣。並

請

旨敕下各直省及關津監督。一體稽查辦理。以免疏漏。儻地方官失於查察。任令商賈無照起運。或經過關津。勒索留難。一經發覺。分別議處。

一粵東零丁洋躉船。應及早查辦也。臣　閩廣東海洋蛟門之外。即零丁洋。其地水路四通。向有大船六七隻。終歲停泊。謂之躉船。凡夷船所載鴉片煙土。自行夾帶進口者。固屬有之。而其半則以三板剗赴躉船寄頓。道事送單於寔

口。窯口斂銀於販客。而販客又由銀號兌價於出地夷商。該夷商給予票單。持至躉船取土。是零丁洋躉船。實為藏垢納汙之所。若不及早查辦。誠恐奸匪與外夷勾結。滋生事端。相應請

旨密敕水師提鎮大員。查明該處躉船。如係本省商漁船隻。即嚴行圍捕。送交督撫審明治罪。若係外洋夷船。亦即嚴行驅逐。不得藉口風色。任意逗留。仍將船內窩藏違禁貨物盡數查起入官。如能審出送單之通事。斂銀之窯口。兌價之銀號。給單之夷商。一律從嚴懲辦。則窩頓包買護送之風。或可由此漸息矣。

一拏獲出洋紋銀。宜覈實充賞也。查紋銀出洋。一經拏獲。例有充賞之文。無如拏獲到官。承拏者不能即時請賞。及至正犯審定。發給賞銀。而承審各衙門。吏胥無不層層侵蝕。承拏者即使到手。亦屬無幾。以致明知透漏風聲。不肯出力拏辦。亟應覈實充賞。以昭激勸。應請嗣後拏獲出洋紋銀。即就近送交所在有司衙門。查明係同夥合拏者。將所獲銀兩按股均分。毋許稍有偏畸。若係一人訪獲。糾衆會拏。則訪獲者賞給五成。夥拏者公分五成。不必俟正犯定案。即由地方官分賞。其有官兵一同拏獲者。該管官亦一體分賞。仍奏請量予獎勵。如此則官兵得賞。重於賄縱。

自必各思效命。即事外軍民。亦無不踴躍爭先矣。

一夷船出口。應嚴禁攜帶洋銀以杜弊實也。查紋銀出洋。例有明禁。而洋銀則不在應禁之列。誠以洋銀本屬產自外夷。故任其攜帶。向不知禁。現當杜絕紋銀出洋之時。儻內地奸民。摹造洋板。銷化白銀。做鑄洋錢。運交夷船出口。則仍與紋銀出洋無異。自應一律禁止。以免弊端。應請嗣後外夷洋銀一經入口。不許攜帶回國。則若輩無所用其伎倆矣。

貴州巡撫賀長齡奏。臣查黃爵滋原奏之意。蓋以耗銀由於洋煙之盛行。而洋煙難禁其來。不得不重吸食洋煙之

罰其慮患甚深。其持論甚勁。而惜其未審於事理也。臣惟
治國有經。安内必先攘外。未有不防其外而自擾其内者。
我
朝最重海防。平時實小出洋。猶須加謹巡查。況銀出煙入。為
害甚鉅。即載煙躉船不進海口。而洋面皆有員弁遊巡。現
任閩浙總督鍾祥奏定會哨章程。果能實力奉行。不但販
煙匪徒。可期斂跡。即一切闌出禁物。均有稽查。全洋大局
得所控制。詎可委為難防。轉啟外夷以可乘之隙也。且内
地之種煙者衆矣。食之者亦夥矣。不盡資於洋也。若因食
煙而置之死。非特於情未協。衆恐勢有難行。臣請得而備

陳之。凡論罪必須衡情食煙者非有凶暴害人之心。亦無狂妄悖理之事。不過如酒色過度之自戕軀命耳。而與殺人同科。毋乃過當。然使此法一行。即能懾食煙者之魄而致之生。雖嚴刑亦所弗恤。為其所全者大耳。而曰決其必不能者。開設煙館。罪加繯首矣。而開館者未減於前。夫以煙館之昭然在人耳目。易於覺察者。人猶冒死為之。則夫食煙之在重門密室中者。更無論矣。且科條愈重。則勾結愈密。摘發益難。訛詐愈多。滋擾益甚。即保結亦徒成具文耳。今之姦盜鬬佷為害地方者。無不控官准理。而犯者累累。曾不知懲。食煙何害於他人。而欲一紙保結責令首

害。恐鄰右不能如此奉公。則食煙者復何所畏。此種陋習。
沿海最多。幾於十人而九。邊防重地。靜鎮為先。豈可更增
紛擾。臣觀隋史。文帝以盜賊繁多。凡盜一錢以上者皆棄
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
下懔懔。卒因眾怨沸騰而止。伏讀
高宗純皇帝御批云。盜一錢一瓜皆抵死。而行旅之戒心如故。是
峻法不足以遏奸。徒見其濫刑耳。
聖謨洋洋。誠萬世所當法守也。夫重典既未可用。而食煙者固不
盡資於洋。然則銀何以貴。錢何以賤也。蓋天下之平久矣。
二百年來。生齒日益蕃。費用日益廣。錢由官鑄。歲歲而增

之。銀不能給也。兼之錢質繁重。難以致遠。各處行用良惡貴賤又不一致。故民間會兌。止於近城。間有舟車運載。尚不及銀百分之一。積而見多。安得不賤。銀則輕便易齎。所值又多。各處行用。大概相同。數千里外皆可會兌。散而見少。安得不貴。唐之飛錢亦能及遠。則不用銀故也。今則銀日重而錢日輕矣。贏絀情形。較然可覩。然則何法以平之乎。竊惟上古以貨交易。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始行。至周景王已患其輕而更鑄矣。猶未以為賦也。漢初但出口算錢耳。唐行兩賦。始一律輸錢。亦未以銀為幣也。宋仁宗時恆苦錢荒。乃詔福建二廣輸錢者。代以金銀。其時銀五十

兩直錢百貫。嗣是民間亦遂以銀市易。蓋貨幣流行。迭為衰旺。時移事異。理有固然。由宋溯前。以錢權物而國不患貧。由宋迄今。以銀權錢而久乃積重。既成積重之勢。宜思通變之方。時至事起而化裁出焉。殆天所以啟我

皇上乎。昔者禹湯值水旱之厄。鑄金作幣。以振民饑。周官司市亦云。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布即錢也。周景王鑄大錢單子以為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以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以子權母而行。史稱其時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蓋帝王躬攬天下之利權。與時低昂。而天人交應。初非成法所能限也。然如漢武

之皮幣。宋之交子會子。元明之鈔。率皆質脆物輕。旋用旋廢。以其失五金相濟為用之意耶。是知利用厚生。全資六府。轉輸把注。必藉五金。除黃金為上幣。及黃銅黑白鉛並用鑄錢外。鐵錫粗賤。未可為國寶。惟白銅質良品貴。乃僅資玩好之娛。殊鮮扶輿之美。當此銀絀之際。似宜相輔而行。夫金為水母。故幣若泉流。今以白銅而作銀。似屬相生於一氣。權衡銖兩。貴得其平。臣請以白銅一兩。當紋銀五錢。以次遞加至當銀十兩而止。分別等差。鑄成圓錠。其止於當銀十兩者。取攜輕則流通易也。並於錠面鑿明准當紋銀若干字樣。如洋銀之便民。不須戥秤。隨手可用。自官

俸兵餉鹽關稅課以及一切民屯額賦凡下之供於上上

之頒於下并與紋銀一律通行且今之以銅濟銀猶昔之

以銀濟錢也方銀未用之先亦如白銅之但供飾器耳一

經功令准行遂為後世利賴造物原無盡藏而創始必待

聖人此臣所以妄有請也臣聞滇洋白銅器具華美不亞於銀特

未悉滇中歲產幾何洋銅每歲之入內地者又幾何川嶽

效靈自昔應時而發度宋代用銀之始亦不甚多當由逐

漸增廣耳應請

敕下滇省及粵閩蘇浙瀕海之區查明歲產歲入大概分數是否

足資鼓鑄并曉諭內外工匠人等不准打造白銅器具官

吏軍民之家。概禁行用。其舊有者。勒限交官。優給價值。毋

令虧折。鑄造之始。銅必精而工必良。則人知貴重。既行之

後。法一定而不可易。則衆皆信從。自來錢幣輕重。雖由積

漸使然。而劑之使平。則恆視君人者之意旨為趨向。後世

食用之物。無一不增於前。風會日開。雖聖人不能强之復

古。因時制宜。亦惟便民而已矣。如翦葉可採。而銅不乏供。

應請

敕下部臣。將分省設局。委官督辦。一切事宜。悉心酌議。候

旨施行。

庚寅。江西巡撫裕泰奏。伏查鴉片流毒。蔓延天下。最為害

於民生。而紋銀出洋。更有妨於

國計。所關實非淺鮮。黃爵滋原奏內稱。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無吸食。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煙不來。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請給一年期限戒煙。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查出處死等語。自因習染已深。澣除不易。非嚴刑峻法不足以挽頹風。是亦仰副

聖主辟以止辟之意。惟是用刑必期適當。除弊務塞來源。從前買食鴉片煙。僅照違制律擬以枷杖。謂其害己而非損人也。嗣於道光十一年。經刑部議准。若不能指出販賣之人者。

從重問擬杖徒。已屬由輕加重。至若煙館則有繯首之條。興販亦擬充軍之罪。他如種賣煎熬。與夫買土熬煙。以及容留熬煙之船戶房主等犯。亦各有治罪專條。定例已至詳且備矣。自古治法尤賴治人。如果查照科條。實力查禁。有犯必懲。雖未淨絕根株。或亦稍資儆戒。若不認真懲辦。則立法雖嚴。終屬有名無實。亦復何所裨益。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方今鴉片之患。在海口透漏。奸商接引。來者日多。食者日衆。似當先杜其出入之路。使販者無從託足。則食者不禁自絕。況接引者查拏較易。吸食者防禁稍難。若如原奏所云。予限一年。若不悛改。即將食煙之人置之

重典。而於接引透漏之奸民。轉未議及。未免嚴其輕而寬其重。舍其易而就其難。於情法似有未協。臣查近年食煙之輩。幾至無處無之。今若予限戒止。謂其悉能革面洗心依限悛改。實難確有把握。儻一年限滿。依然吸食。而鴉片之入。紋銀之出。仍復如是。則誅之不勝其誅。又將如何辦理。夫

朝廷法制。要在令出必行。且律法輕重。各有等差。必須揆諸

天理。準之人情。以合乎欽恤明允之意。方為一成不易之道。所奏竊恐窒礙難行。臣查鴉片煙土。本為外夷藥料。迨後嚴申禁令。而運販未能遏絕。奸商之趨利。若水之就下。

是以吸食愈多。販運愈巧。其耗損內地紋銀。為數愈益不貲。是外夷之透漏走私。皆內地奸民有以成之也。臣謂欲杜外夷之透私。必先絕內地之接引。惟若輩形跡詭秘。變幻百出。凡海洋一帶水師弁兵。莫不為之包庇賄縱。推而至於關津吏胥。以及漁船渡船。隨在皆可寄頓。巧為透漏。且沿海萬餘里。汊港紛歧。路途可通。比比皆是。從前夷船到粵。皆寄泊於零丁等處洋面。以待入口。近聞間有駛入金星門停泊者。是其逼近內地。更屬顯而易見。至其寄泊外洋時。多有瀕海匪徒。以小艇藉裝載食物為名。接濟奸夷。往來洋面。謂之辦艇。尤不可不嚴行堵拏。設法查禁。總

之欲杜銀煙之出入。必先自接濟之奸民始。欲絕奸民之接濟。必先自沿海之弁兵始。此非嚴立科條。峻其刑誅。殆不足以禁之也。謹就臣管見所及。酌議章程四條。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接引外夷之奸徒。應嚴定治罪專條。從重擬辦也。查外夷貨船夾帶鴉片。自知事屬違禁。原不敢公然入口。若無內地奸民勾引接運。則鴉片無從售銷。乃自有奸徒運銀出洋。為之接引。夷人遂得肆其所欲。視為利藪。近則多用躉船載煙。寄泊粵省零丁等處洋面。內地奸民勾通巡海弁兵。用快蟹船拖風等艇。運銀出洋。載煙入口。輾轉販運。

并有各項民船及渡船漁艇。潛於海口。接載私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外他省海口。亦多透漏。是鴉片之流入內地。接運之奸徒。實為罪魁惡首。較之開館誘食者情節尤重。乃定例内只有開館者絞候。興販與種植者充軍。買食者枷杖加徒。而於接濟外夷運煙入口之犯。并無治罪專條。近年有犯。不過僅照紋銀出洋。并收買違禁貨物等例。分別問以軍徒。實屬情浮於法。查例載。將米穀豆麥雜糧偷運外洋接濟奸匪者。擬絞立決。此等不法奸徒。接濟外夷。將紋銀販運出洋。鴉片私運入口。病國害民。其情與運糧出洋濟匪者無異。若不嚴定科條。置之

重典。何以昭炯戒而戢奸萌。應請嗣後凡拏獲運銀出洋販煙入口之犯。即照將米穀豆麥偷運外洋接濟奸匪例擬絞立決。庶情法兩得其平。於防禁之道。或可稍有裨益。

一沿海水師營汛各弁兵有包庇賄縱者。應從實究辦也。

國家設立營伍。原所以捍衛民生。當此太平無事之時。惟操練巡防。查緝奸匪。為營弁兵丁之本務。如果實力巡防認真查緝。則紋銀之出。鴉片之入。何至透漏交通。日甚一日。其為賄縱包庇。不拏不辦。情弊已屬顯然。應請嗣後凡有拏獲奸徒出洋接濟之案。務先根究出口進口之處。係何汛弁兵得規庇縱。審明如有前項情弊。不計贓。俱與本犯

同罪至死不准減等。其經由營汛口岸各地方。不行查拏
之員弁兵役。分別叅革從重治罪。失察之該管上司。嚴行
叅處。其有實在出力員弁。能將各匪查拏報獲者。除免其
從前失察處分。并將銀貨充賞外。即照獲盜例據實保奏

請

旨破格升用。如此分別懲勸。信賞必罰。或不致再有疏縱。仍責成
水師提督。就近督率各協營實力查辦。以昭嚴密。
一海洋各項出入船隻。應申明舊例。實力奉行也。查例載。
船隻出洋。十船編為一甲。取具連環保結。一船為匪。餘船
并坐。出口時必於汛口挂號。船照送官驗明。蓋印放行。入

口時亦如之。又凡商漁船隻。分別書刻字樣。舵工水手人
等。俱各給予腰牌。刊明姓名年貌籍貫。如船無字號人有
可疑。即嚴加究治。其漁船出洋不許裝載米酒。進口不許
裝載貨物。違者嚴加治罪。又沿海一應採捕及內河通海
之各色小船。地方官取具澳甲鄰右甘結。一體印烙編號
給票查驗。如有偷越出口者。俱照例治罪。甲鄰不行呈報。
一體連坐。又洋船掛驗出口之時。該汛弁詳細驗明。各汛
押送。如船戶有違禁攬載偷渡者。即嚴行究擬。又沿海採
捕出洋船隻。務將本船作何生業。於照內詳細填註。俟到
口岸。稽查官弁將貨物覈對。若與照內不符。即時盤詰。移

交地方官審勘。又出洋漁船。將船主開填入照。並將船甲字號。大書深刻於桅篷船旁。出口時責成守口員弁。將該船前往何處。作何生業。並在船舵水年貌姓名籍貫。逐一查填照後。鈐蓋印戳。照登號簿。遇有一船為匪。按簿查緝。儻文武員弁查填不實。均交部分別議處各等語。是立法何等周密。防微杜漸。洵宜遵守。如果實力奉行。則奸匪從何透漏。無如地方官日久玩生。虛應故事。遂致銀煙出入。流弊日滋。應請申明舊例。嚴行飭禁。認真查拏。儻奉行不力。均交部嚴加議處。惟海洋遼闊。四通八達。查緝較嚴。誠恐此拏彼竄。並請

敕下沿海各省督撫暨將軍府尹。一體飭屬交相堵截。協力防緝。用昭嚴密。

一地方文武各官不拏不辦。其失察處分。應從嚴定議也。查鴉片流入内地。蔓延各省。不但興販與吸食者為數不可勝計。即開設煙館之處。亦復不少。如果地方文武各官實力巡緝。何至流弊至於此極。乃各該員非心存玩視。即畏難苟安。不特未獲者不拏。甚至已獲者不辦。雖各省大吏三令五申。間有拏辦之案。其失察各員。又因業已獲辦。亦無不隨案聲明。免其處分。至於鴉片之來自何處。販自何年。從未徹底根究。其沿途失察各官職名。亦向不送部

議處。似非嚴實辦公之道。查定例洋船夾帶鴉片進口。及奸民私種罌粟煎熬煙膏。開設煙館。地方官失於覺察。一百斤以上者罰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級留任。至五千斤以上者始降一級調用。是原定處分。本屬從輕。而獲案後又不查取職名送部嚴議。無怪地方官罔知畏憚也。應請嗣後仍嚴飭該地方官。各於所管地面實力巡查。如有能將開館及興販之犯。源源報獲者。免其從前失察處分。仍查照案情輕重。奏請從優鼓勵。儻仍不拏不辦。別經發覺。即將經過地方歷任失察。並不行查拏之文武各官。照定例加等從重議處。若有得規故縱情弊。分別革職治

罪。該管上司一併參處。

癸巳。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奏。竊查鴉片煙土。產自外夷。流入中國。各處奸民以可寶之銀。易至害之物。卒使受毒無窮。竭財無算。其罪實不容誅。然其間有本有末。有源有流。其情各有輕重。其罪自有差等。治之之法。當操本以窮源。由輕以舉重。庶末流乃可遏絕。罪情亦得持平。天下之有鴉片。皆自廣東來也。有與夷人交通者。謂之窯口。多屬勢豪巨棍。出其重貲。成總包售。以分銷於各路。其交易多在零丁等處洋面。有快蟹等項匪艇。代為搬運。又間有不法漢奸與不肖洋商。互相勾結。先串夷人將土夾於貨箱帶

入後引外販以銀易土。將銀歸於貨稍帶出。其事甚祕。絕無形跡。於是夷煙接踵而至。悉聚廣東。以情形言之。廣東之有鴉片。不啻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各省販煙之奸商。取給於粵口漢奸之手。以運銷於開設煙館。及吸食鴉片之徒。不啻本之有末。源之有流也。若不拔本塞源。而欲求末之不大。流之不長。 臣知其必不能也。律設大法。首嚴內外之防。凡沿海奸豪勢要。將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正犯。即照謀叛已行律處斬梟示。以其壞防亂法。有害於國。故不能不加以極刑。下此則有殺傷盜竊等犯。止於害人。即不一概論死。至於故自傷殘。不過害己。均至擬杖

而止。情有重輕。故罪有差等。實一定而不可易。廣東之有窯口等匪。以銀易土者。害國者也。各省之有煙販煙館。以圖重利者。害人者也。又有食煙成癮而不可須臾離者。害己者也。以情而論。害國最重。害人次之。害己則輕矣。以罪而論。情重者當服上刑。情輕者則罪應末減矣。今若不論其情。而止論其罪。輕者已罹於死。重者又將何以處之。竊謂準情定罪。當自廣東之私通外夷者始。然破獲實有難焉者。通夷成交之處。境本僻。情事又祕密。知之者鮮。或巡洋守口管關各兵役。偶有覺察。難保其不得賄包庇。即經地方官訪拏。而兵丁書差惟利是圖。更難保其不得錢縱

故。是以破案者寡。第獲煙懲辦。所在多有。孰通外夷。問之煙館煙販。當無不知。孰販鴉片。孰開煙館。問之食煙之人。亦當無不知。如將不供來歷之犯。各定以加重治罪之法。則各犯莫不避重就輕。自然徹底供出。彼通夷者雖能藏奸於買煙之處。必致發覆於賣煙之人。查定例。私開煙館擬絞監候。為從滿流。栽種罌粟葵花煎熬鴉片。及賣土煎熬售賣者。為首發邊遠充軍。為從杖一百流二千里。興販鴉片煙。枷號一箇月發近邊充軍。為從滿徒。買食鴉片煙。杖一百枷號兩箇月。如不將販賣之人指出。杖一百徒三年。職官及在官人役賣食者。俱加一等。參觀各例。罪之輕

重。俱有深意。未便無故加等。以致情法不得其平。惟販土販煙各犯。止科其罪。不究來處。私通外夷以銀易土各犯作何治罪。例無明文。臣管見所及。犯法罪魁。實在通夷之奸匪。必當嚴定專條。方足以懲首惡。其各省獲有煙土。尤當切實深究。得其來歷。庶使首惡無所逃罪。應請嗣後無論窯口漢奸洋商。以及各省奸販。如敢私通外夷。將白銀以值銀貨物兑換鴉片煙土者。其土一經到手。不論多寡。即將造意首犯照通番例處斬梟示。籍其家產。入官充賞。為從各犯。如出有貲本。俱擬絞候秋審入實。如僅聽驅使並發回城為奴。其栽花熬煙之犯。俱在內地。本無來歷。私

開煙館及販土販煙各犯。如將通夷之人。其出或其煙土
實由本地輾轉買得。指有賣主。確有證據者。首從仍照定例
治罪外。如匿不供吐。或揑供姓名。及挾嫌圖詐誣指良民
為來歷者。私開煙館之首犯。擬絞立決。從犯實發煙瘴充
軍。販土販煙之首犯。俱發新疆為奴。從犯各杖一百流三
千里。至買食鴉片之人。情止害己。固無死法。如加等擬徒。
又與販煙害人者無所區別。應仍照定例擬以枷杖。如不
將販賣之人指出。或揑供姓名。其意在於偏護奸匪。沮遏
究問之路。情殊可惡。應於原例滿徒上加一等。擬杖一百
流二千里。若誣指良民為來歷。即屬誣告。應照律抵充軍

役。如在官人役有犯。係知法犯法。例應加等。除實犯死罪無可再加外。其餘各照加重之例。再加一等治罪。至於現任職官食煙。以奉法之人。行犯法之事。情尤可惡。一經察實。即行參革。發往新疆充當苦差。永不敘用。以上各犯俱照例以獲有煙土見發有據者方坐。不許妄扳拖累。如於事未發時。悔罪自首。應各予以自新之路。通夷首犯。照謀叛自首律減罪二等。此外各犯。均依律免罪。若聞拏投首。應擬斬絞者。比照強盜聞拏投首例減為實發煙瘴充軍。遣軍以下各犯。照例各減一等發落。如首後復犯。不准再首。除後犯死罪無可再加外。餘依各本例再加一等治罪。

其各省巡洋守口管關。及奉差查緝各兵役。如有知情不
舉。及通信縱逃者。照知情藏匿罪人律。各減本犯罪一等。
得贓者以枉法從重論。如能首先將本犯捕獲者。惟其功
過相抵。照律免罪。仍追贓入官。如該管各官失察屬員。及
在官人役犯煙。地方文武各官。並海關各監督失察煙土
進口行銷。兵役從中舞弊。照各犯罪名輕重分別議處。知
而不舉者革職。如有自行查拏。並訪拏獲犯送究。或審出
前犯各案。一併據實懲辦者。其從前失察處分。一概寬免。
如承審官故意開脫。致罪有出入者。究正即行革職。得贓
者以枉法從重論。若係不能審出實情。仍照失出失入例

參處。如此酌定章程。寬嚴並用。庶幾官役俱無顧忌。等辦可冀認真。在通夷開館之人。均知法所必誅。事在必破。莫不痛自改悔。顧及身家。即販土食煙之輩。亦知官必嚴究。役必嚴拏。俱當另覓生涯。力除嗜好。或者本源漸斷。末流漸微。而日漏之銀。亦得漸塞。如各省文武員弁果能實力查拏。竟獲通夷巨案。即援照前奉嚴拏紋銀出洋

諭旨。據實保奏。以示鼓勵。並將首犯首級。各解廣東夷人聚集地方。寫明犯由。懸竿示眾。使外夷觸目驚心。各知

國家法令森嚴。亦必畏威感德。去其貪詐之心。不敢與黨口

各匪作奸犯科矣。